

南方是海

北方有岸

在南下打工浪潮的最底层沉浮

我不说辛苦，不诉委屈

北岸

我只默默回望
渴望有一天
能横渡海洋
重返的家乡

程墨清

著

BEI
AN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BEI

AN

北岸

程墨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岸 / 程墨清著. 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5190-0445-3

I. ①北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38116号

北岸

作 者: 程墨清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朱彦玲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责任校对: 郝媛媛
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

1/16

字 数: 152 千字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15 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 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445-3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

致 亲爱的母亲和朋友们

关于连衣裙的一页

Preface 前言

我喜欢写小说，尤其喜欢使用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叙事手法，之前有一些短篇小说、微小说成品。而长篇小说，这是第一本，叙述的主要内容，也是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。

我们都知道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尤其是北方人口流向南方，其中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，部分人借助城市寻找生存机会。时代背景是文字的重要基础，总要有人通过纸和笔，去记载这些事情，或通过浪漫的文学形式，或通过纪实性的报道。之前有人通过小说的形式描写了南下务工大潮下，务工人员家乡的情状，也经常有新闻报道他们在城市里的动态。这本《北岸》主要讲述他们到城里之后的故事。

两年前，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让我捕捉到了一个难忘的画面。那天我在地铁站，好像是赶时间去哪里，但走得急，没有带交通卡，需要排队买票。就在排队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随手将一瓶没喝完的怡宝扔到地上，因为里面水还有很多，所以落到地上的时候声音很大。瓶子一直向前滚，直到靠在了一双不算新、但还挺干净的淡粉色运动鞋上，鞋的主人是一个17、8岁的小姑娘，她扎着双马尾，不过头发有点乱，旁边是一位中年大叔，她在给他点烟。

不知道是不是打火机的原因，烟好几次都没有点着，大叔显得没那么耐心，让姑娘把打火机收起来，自己把烟夹在耳朵上，看着姑娘的辫子，脸上露出习惯性的笑容，嘴巴一动，带着眼角边的深纹都在起舞。两个人坐在地铁的椅子上，身上都穿着类似于车间工作服的外套，并不高雅，却显得非常和谐。这一场景也是本书封面的原型。

这绝不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文学画面，然而，却让我驻足许久。我不知道大叔跟姑娘是什么关系，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，但那一刻，我发现，他们的故事，或者说，他们这一群人的故事，就是我想要的。等到我反应过来，后面的人已经在我之前把票买了。

之后，我便经过大量的采访，甚至暗访，查资料：电子的，纸质的，逐渐将这一群人的故事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但我想挖掘到更久之前的故事，所以时间上可能有点区别。我也必须承认，有的故事并不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，而是根据文学的需要，通过虚拟的方式还原当时的画面。上文也提到过，我并不算熟悉这一主题，只能通过众人口传来记述，故而做起来有些吃力，不过还好，本书终于完成。

“北岸”这个名字，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。我只是把他们的家乡比作岸，把他们打拼的地方比作大海，海更具挑战性，岸则显得安逸，孰是孰非并不是本书的意义所在，本书只负责叙事。

我喜欢的小说家很多，比如威廉·福克纳、托马斯·品钦等等，也十分欣赏克里斯托弗·诺兰电影中的叙事手法，偶尔也会尝试去做。我喜欢在文字中为所欲为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做文字的主人，书中的国王。但在《北岸》中，我摒弃所有花哨的结构和手段，尽可能严肃地去讲述故事。

经过一系列的努力，如今终于可以把《北岸》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它能有阅读的价值。

Contents 目录

前言

001	/ 融入本土
005	/ 重遇
009	/ 干零活
016	/ 春花的爱
033	/ 被卖的梅
046	/ 底层的生活
055	/ 料理老人
071	/ 再嫁夫君
080	/ 带班组
095	/ 追款
110	/ 耍滑挣钱
121	/ 全体受打
132	/ 酒楼聚会
146	/ 不安分的女人
166	/ 期望北归
173	/ 吃喜酒

融入本土

南方一个小河边上的小城名叫黄镇，在春暖花开的时节，那郊区的野地里，各种各样的小草吸着春天的露水悄悄苏生，田野的秧苗在春日的阳光照射下茁壮成长。那田里的青蛙齐声鸣叫，好像在歌唱着春天的到来。那轻灵的小燕在田野的上空穿梭往来，在春天的怀抱里欢乐翻飞。百卉争春，一切都在翻新，都在变化成长。

那新建的群楼，高耸云天，在春日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。那一声声的金属撞击声，好像一个巨大的鼓击出的有节奏的声响。那是在建的高楼打桩发出来的声音。街上人来人往，各种车辆穿梭来往，城市各个角落都在动着，变化着。

清早，小城被一层薄雾笼罩着，远望像罩上了一层面纱。此时小城已睡醒了，街上已有不少行人，而路边时不时地看到穿着破衣的男女在垃圾桶边翻捡着什么，这是远离家乡来到南方小镇的捡破烂儿的北方人，他们在给家人的信中说，这就是工作，说是虽然工作低下点，可收入还算可以，总比在家里待着没收入好得多。这些捡破烂儿的人，很早就起来工作了，一直到这晚十一、二点。他们把捡到的破烂儿进行分类，然后运到那些收破烂儿的老板处卖掉，得到的钱除了当天吃用就积攒起来，定期寄回家里。他们非常节俭，很少花销，那收入倒是满意，于是也就坚持下来。可是在当地的居民中，他们这些人就是人们咒骂的对象。他们捡破烂儿的当儿，就把那些居民放在房子外的有用的东西一同

带走了。

这天有个居民华，早晨醒来，一打开门就发现自己装垃圾用的胶桶子不见了，这个东西本来一向都是好好放在这里的，可是这几月下来，常常早晨一起来，就发现失踪了。一连购了几个都一样是晚上放下，第二天一早就没了。这样的事，也不是他一家发生，听说不少的居民也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人们都说是那些南下的北方人干的，华听了也是半信半疑的，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不能妄下结论。可是，这天清早，他一起床，真的发现一个五十岁开外的妇女，她衣衫褴褛，弓着背在那捡他垃圾桶里的东西。未了，看看没有什么可用的，于是索性把装垃圾用的桶子拿了去。华一看就非常气愤，当时就大喝一声：“坏家伙，做的好事，竟偷走我家的东西，快还给我，要不，我就痛打你一顿！”妇人慌了神，连忙把胶桶子放下。华看那妇人慌张逃离，想想她是个捡破烂儿的也就放过了她。华这回真的确认是那些外地人做的好事了，所以也对他们产生了反感。原来他想，那些人，他们为了生存，来这打工，背井离乡的，应该同情。现在，发现他们在做坏事，也就没有什么同情的心了，反倒对他们生厌起来。他把他看见的情状向人们说了，这事儿也就一传十，十传百地传开去，于是，外地人与本土人有了深深的隔阂。

那些外地的人们也可能是因为感到人们对他们的目光不友善吧，也就长时间地心里慌了神，做什么都不再像原来的放荡了。每个队伍里都有个头儿，那南下的打工者自然也有个头儿的，他找着他手下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了近来发现的伤害本地人的情况，于是大行禁令，不准再干坏事，否则，就要痛打，要不一个人干坏事，连带把大伙都害了。此令一出，很长时间，没有干坏事的人了，而本土的人也觉得安心多了，也就渐渐地对外地人不再有提防的心眼。

但最是叫码头工人，特别是那些搬运工人不放心的是那些外地来做搬运工

的人，他们体健身强，腰圆力壮，在这个还没有机械化的工作环境里，这些体力旺盛的人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原来这座小城上的搬运工人，他们是国家集体单位里的人，这些人他们天天都有工作，天天都准时上下班，最大的弱点是，由于工作按部就班，也就少有活力，工作起来不很卖劲，常常不按时完成客方交给的任务，客主很是不满。在这改革开放，经济充满活力的今年，这种懒散的现象很不适合当今的时代。所以就给了那些外来人员插手的空间，让他们充当了经济发展的适应者。这些外来工，他们吃得了苦，大部分踏实肯干，能按时按质完成主人交给的任务。所以外来的搬运工很受客主的欢迎。那些货主们，他们不大愿意叫那些集体单位里的搬运工人干，有的货主愿意多付点钱给外来工，因为他们态度好，工作质量高，集体单位里的搬运工就没有这样叫人高兴的好事了。

由于这样，外来搬运工与本地搬运工就有非常尖锐的矛盾，有时矛盾白热化就大打出手。

这天清早，雾气笼罩在码头的上空，码头广场的空地上堆积起来的货物像一座座小山，但此时也被雾气笼罩，看上去很像是被笼上了一层薄纱。此时码头广场上有几辆满载货物的车子停着，不少工人在那搬东西。于时有一个人从这里急急地往回赶。他是集体单位里的搬运工深。他今天清早还不到上班时间，在这路过，发现有不少人在搬货物，走近一看，发现不是单位里的人，就知那是外省的民工来这抢生意的。于是就火速回来通知工友们来阻拦这种抢饭碗的行为。

深回到单位的时候，还没到上班的时间，他见有几个值班的人员，在候工做，就立即告知了他们。那些值班的人员听了非常气愤，即刻奔向码头的广场，看见真的是好几个陌生的外省人在搬东西，这种抢饭碗的做法，叫工友们非常气愤，他们连忙叫外来工的头儿过来说明情况。那外来工的头儿不得不过来，他

们对他说：“这区域内的工作是我们做的，如果你们抢着做，那我们哪去找工做啊。我们是集体单位里的人，你们不能与我们抢生意，否则，我们就对你们不客气！”如此霸道的说法，那外来工头真是不服气，这工作是货主叫做的，他们叫谁应有他们的自由，如果不讲理，破坏与货方的关系，他们不会放过的。这应叫货主方与他们理会。外来搬运工人就叫来货主。货主一到来就问是什么事？他们就一五一十地说起情况来。货主说：“是这样，那以后就少叫外来工搬运好了，只是我叫你们不止一次，可你们总是非常懒散，而且叫来工作时也是不认真的，质量不好，叫我们不放心。如果你们今后改过的话可以叫你们做，如果不，也会叫人家外来的搬运工人搬的。”他这样一说，本地的搬运工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就什么也没说地回了家来。

可此事过了不久，又反复出现几次如此的事情。这叫本地的搬运工非常气愤，但只要工作质量不好，人家叫别的人搬货物，那理儿更充分，就怨是怨了，也是无可奈何的。反复地发生如是的事情，都是不了了之，理在外来工，最终本地工人也奈何不了，于是司空见惯，也就将一切怨事淡了下来，就像是在水面上投下一块石子，那浪涌是一会的事，过了就一切都趋于平静了。

重 遇

曾经在南下的大潮中，那些外来工们，到南方初来乍到的，不知干什么工作，成了闲散的人员。这是一大批的人员，那些政府里的职员懒得管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所以一批批地在一条条街道上出现，日里散布在小镇的各个角落，夜里呢，就集中在天桥底下，广场边，或是办公大楼的前面，第二天清早，他们就散开去了，然后每天天黑就又回来，又集中起来了。城里的人们最初对他们看不惯，渐渐地就不觉得什么了，这成了这个城市风景中的一个点缀。

这些人最是在大年刚过，天气从寒冷转为暖和的时候来，一来就来很多。他们从何处来，什么时间来，城里的人因为天天在忙他们自己的事业，不大理会，也不想理会，只是一下子看到有那么多人到来，就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，时间久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。可是最叫他们生厌的是，每到节日，或是人家办喜事的时候，他们就上门乞食。偏偏是这个时候来，人家是喜庆的日子啊。可是这些外来人，他们就不理会那么多，因为别的时间，他们来也没用，关门了，你见不了主人。这个最佳的乞讨时间。办喜事的人家，家门大开，突然三五个人，一下子就出现在主人家的面前，一齐念了一些好话，就等主人来封赏。那些居民起初看到他们那可怜的样子，都给不少的。他们这些人，当得到主人的钱以后，总是躬着身子，谢了人家就离了去。可是不多的工夫，又来了一批，当然也是重复如此的过程，还是口中念了一些好话，又是主人家的封赏完毕了

才离去。时间久了，当见了那么多人来乞食的时候，居民们就生了厌。

但是对这些人，你不想他们来，他们还是来，赶也赶不走。骂呢，更不行，一骂，他们就赖着不走，让一些路人看此户人家的“不善”行为——因为对乞食人的不好行径，人家就说你不善。路人见到你如此对待那些乞食的人，当然评价不好。这样一来，不能不忍气吞声地待他们。可是看看那些乞食的人，他们大多高大威猛，身体很健康的，来这乞食，是什么原因使然？一些人就想对他们来个探究。可是传说他们可是把乞讨当作一个职业呢，一些干得好的人还购房子在南方住下。但说是传说了，也不能把这当真的，因为常理，人们总会把讨食当作非常低下的事，干这个，就是没有尊严的人，一般的人都不肯干，除非是最最艰难的时期。

这天有户人家，它的男主人叫华来，家里办喜事，天一大早就家门大开，来帮工的好心邻居，各个亲戚朋友，也相继到来。本来这天一早，就有外地的乞食者来过了，也不知来了几批，华来就跟别的人家一样，对待这样乞讨的人，虽不大善待，但也同一般的人家一样，是不虐待的，总之只要他们齐来说好话，一说完，就有封赏。有一些还带上乐器，又唱又弹的，看看完成了，就一定打赏得更多些。总体虽不算多，但也不少的，这个华来，这样待这些乞食者，也算是个大好人一个。

这天中午，来了四五个乞食的，他们照常准备一些封赏的钱，当然，今天是个大办喜事的日子，虽不多的钱，但也要有个大红封包，把人民币装在里面。这四五个人就是不同，他们中有弹的，有吹的，还有唱的，个个都不一般的，弹得好，唱功也不错。周围的人对这批乞食者就很看好，都大声喝彩。那种投入样，就使人明白这也是一种乐。只要得众人乐，华来在大喜的日子里，就一定要谢这些引众人乐的人。弹唱完毕，华来就来封赏。哪知当把红包给了那个高大威猛的乞食者以后，华来突然大吃一惊，原来眼前出现的是他的熟人，这

不是他离别以后日夜想念的战友军吗？华来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可偏偏就是他的战友军啊。

这个军一见华来，也大吃一惊，当时百感交集，有伤有喜：如果是在其他的场面，碰见自己的熟人，那该是多么高兴的事，可偏偏就是在今天这个场面，他是作为一个乞食者出现的啊。他的心很惭愧；当然也有喜，如果不是来这，也不会见到华来啊。老战友相见，吃惊后就是拥抱，之后华来把客人招呼到客厅里坐。真是奇事，竟有乞食者与主人是老朋友的，可偏偏就有此事，于是很快传开去，人们就一齐簇拥到华来家看热闹来了。不多会工夫，华来的家就被围得水泄不通。

这天华来家里可真是增添了更多的欢喜，因为老战友在千里之远，竟能在他家与他相会，而且还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不高兴才怪呢！华来叫做厨的多做了一席酒菜，让战友和他的朋友一同吃了。席间，华来过来敬酒，就问起战友干吗来这乞讨？军就一五一十地把来乞食的经过说了出来：“我与你同一批转业回家，我回老家时，正是南下打工大军最多的时候，家乡人个个都说南方打工很有赚头。我到家正好赶上过年，村子里有个叫非明的，他也回家过年。他是南下打工的，他回来可围了不少村人，因为他回家时购了不少大件的家具。去年他家建了洋楼，这些家具一放在家里，很有大户人家的气派，吸引了人们来观看。我就问起非明做什么有这么多钱，他就说是南下打工赚的，如此一说，我的心就动了。于是第二年春，我就随着南下的大军来到了南方的大城市里。可我一来，就发现这里绝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。不少人进了工厂，可我们这些没技术的人如何能得到人家的看中呢？做老板的杂工，又累又脏的，工资更是低得惊人，真难以忍受。同来的一些人，他们在南方的农村乞食，却是生活得比打工者要好得多，于是大家就想到以乞食为生。我这个人，长得腰粗身壮，如果乞食，不是很像样儿，所以我约了几个好友来个弹乐讨食。想不到今天就见

到你。”华来一听，不知心里是高兴还是觉得悲伤，总觉得老战友做这行虽有好收成，但有点欠妥当。弹唱乞讨，也是不劳而获，人格是不好的，战友做这个，是丢人的事儿。于是华来就说：“我说军你就不要干这个了吧，这个是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与你朋友一场，真不希望你靠这个赚钱，就算说得过去，可就人格说来，是不光彩的事儿，你还是不干为好。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同意的话明天我就给你路费回家。或者你在南方的大城市打工，虽苦点，却是光彩的事儿，人人见了都高兴的。”华来的说法，军觉得非常在理，当时就答应回家干其他行业。

于是第二天华来就给军他们路费回家，临别时战友情意深切，依依不舍的，军抱着华来，含着泪水分别。

干零活

城市里的外来工，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，他们做什么工作，忙碌的人们是不大会理会的。但如果你到城里人多处，那些最热闹的地方，你就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了。他们一般是在路边一些铺位的门前，成群聚集在一起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有的站在那里，更有的睡在上面。他们一般是早晨就在这儿现身了，一直到这天夜里的十二点。他们这是在等候工作，如果有哪个居民需要干工的，就到这儿来找人，当然是先讲好价钱，然后再领着他们一起到主人家那里干工。也有些是先到主人家去看清情况，在那讲好价钱，回过头来叫上三五个人，或十个八个人，带上工具，才真正干起活来。

这群城市里的打工居民，天长日久地待在那些铺位的门前，最初人们是看不惯的，一大群人，穿着破旧，也有光着膀子的，多丢人哪。但由于这些人一个个都是真正的干活者，每到哪家有要修坏厕所的，或是修墙壁的，更或是水渠不能通水了，叫那些本土修理工，人家就是不干，但你只要去那些外来工群里找一找，就一定会找到人，而且价钱也不贵。当然他们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务，叫人们生活起来更踏实。

如此一来，那些外来工，更是人们所需要的，虽然语言不通，可是能给人带来方便，人们也就喜欢上他们了，对他们的诸多缺点不大理会了。他们在商铺门前群集，人们也不驱赶他们，所以这些外来工就把此处当作寻找工作的场